

由彭氏兄弟彭順與彭發相隔12年再度聯手執導、陳子聰病癒後首度復出擔任出品人兼監製的電影《拾荒法師》，將於今日(8日)在香港上映。片中身兼監製及演員的何超儀作出重大犧牲，本身有嚴重潔癖的她，不但要睡在垃圾堆中拍攝，更日以繼夜與垃圾為伴。同時，她還要與身手不凡的張文傑(German)連場對打，拍攝前一度擔心受傷，幸好事前經過充分預演和排練，加上彼此互相信任，最終順利完成所有拍攝工作。

文：李慶全 圖：電影公司供圖

■何超儀在垃圾堆中拍攝。

■(左起)陳子聰、何超儀和Iman Taheri早前出席韓國富川影展。

何超儀於《拾荒法師》中飾演擁有陰陽眼的拾荒者「藍沛清」，平日透過撿拾遺物與亡靈溝通，為枉死者處理後事。戲中她大部分時間都要化「污糟妝」進垃圾堆拍攝，被問到捨棄做靚女算不算為藝術犧牲？她笑說：「若說最大的犧牲，並非能否做『靚女』，而是我有嚴重潔癖。平時外出歸來，未沐浴前不會觸碰沙發，也不會觸摸愛犬。這次卻要睡在兩公噸真正的垃圾之中，皮膚出現反應，甚至起疹。然而，若要真正相信這個角色，就必須擁抱那些垃圾，相信自己就是拾荒者。『藍沛清』先被世人當成『垃圾婆』，人們才有機會看見她其實是在救人。這部戲要我成為的不是一個漂亮的女人，而是一個不被看見、仍然選擇去愛的人，正正如此，才對得起角色。」

拍連場打戲信任對手

何超儀於戲中角色發揮空間甚大，展現多方面元素，包括溫情、動作、驚悚，甚至以多種語言演出，最難演的是哪一方面？她表示，最難的不是動作：「最難的是一個人身處最骯髒、最不被信任的地方，仍然要保持溫柔，而且堅定。有一場戲，我在垃圾堆中對着一個塑膠袋獨白『我是什麼？我無父、無母、無朋友。』一鏡到底，說到落淚。那一刻必須同時呈現邊緣感、恐懼與愛，才是真正困難。」她認為語言與動作只是工具，難處在於要讓觀眾在污穢之中，仍然相信她是來救

人，而不是來殺人。

至於戲中有多場拳腳動作場面，她要與身懷真功夫的German對打，會否感到害怕？她坦言的確會害怕，因為拍攝現場是真正的垃圾站，碎玻璃、鐵釘散落於數噸垃圾之中，加上要營造雨中效果，稍有不慎便可能受傷。其中有一場雨中戲，服裝下襬多次絆腳，最後只好即場剪去，才能繼續拍攝：「我本人懼怕碎玻璃，但角色不應害怕，因此有些位置必須格外小心，過於危險的部分亦交由替身處理。German精通真功夫，大家依靠的是信任與預演，而非蠻力。」她表示演出前已做足排練，但現場環境惡劣，真正的考驗是在當下如何站穩、如何保護對手，同時達到導演要求的強度。

讚新人Iman謙虛用功

獲何超儀提携、由醫生轉型成為演員的Iman Taheri，拍戲經驗尚淺，首次參與電影演出會否覺得有趣？何超儀表示，Iman原為醫生，這是他第一次拍攝電影，但他謙虛、用功，像一塊海綿：「我與子聰(丈夫陳子聰)都十分感激他，子聰病重期間，是他一路跟進，直至康復。」在今次電影拍攝期間，她亦有在旁提醒Iman如何進入角色、如何在鏡頭前站位，以及如何與對手交流。但真正教導

他最多的仍是彭氏兄弟，不過前提是他自己肯跌、肯學：「我認為這不只是好玩，更是一次難得的經歷。一個習慣以科學角度看待生死的人，要飾演一個起初完全不相信靈魂的警察，這種反差反而令角色更真實。」

夫妻合作偶有「火花」

今次與丈夫一同擔任電影監製，夫妻二人會否擦出「火花」？何超儀坦言彼此間會討論，也會爭執，但都是為了電影本身，而非意氣之爭：「子聰大病初癒後首次擔任監製，對這個故事十分認真，希望娛樂性與正向訊息並存。『功德無量』、『人定勝天』、無條件的愛，都是我們希望觀眾能夠帶走的訊息。」

何超儀又表示，夫妻一同工作，好處是夠坦白，無須客套；難處則是收工之後，仍然繼續談論同一場戲。而所謂的火花，多半來自對一場戲是否足夠真實、主題是否足夠清晰的討論：「但拍完之後，始終是一家人。能夠一同把《拾荒法師》從韓國、泰國，帶到此時此地，我已十分感恩。」

■何超儀需克服嚴重潔癖演拾荒者。

■何超儀在戲中有多場拳腳動作場面。

■Iman Taheri(左)拍戲得到何超儀指導。

何超儀 化身《拾荒法師》 克服潔癖

